

乔英豪 著



小旗
一人

目 录

- | | | |
|----|----------------|-------|
| 一 | 血祭金马甲..... | (1) |
| 二 | 斗鸡场相亲 | (11) |
| 三 | 梦游天池 | (24) |
| 四 | 镶金玉如意 | (32) |
| 五 | 红宝石耳坠 | (38) |
| 六 | 满汉全席 | (48) |
| 七 | 对月盟誓 | (60) |
| 八 | 女人泪 | (73) |
| 九 | 绣楼飞来红彩球 | (80) |
| 十 | 露滴牡丹开 | (85) |
| 十一 | 心中的哭泣 | (91) |
| 十二 | 关山侠大闹总镇府 | (98) |
| 十三 | 离别情依依 | (107) |
| 十四 | 夜捕关山侠 | (114) |
| 十五 | 气毙 | (120) |
| 十六 | 大炮架在龙亭上 | (127) |
| 十七 | 怒斥八旗 | (137) |
| 十八 | 满城陷落 | (142) |
| 十九 | 金府丧事 | (150) |
| 二十 | 桑园鬼火 | (158) |

二十一	封督军善治开封·····	(168)
二十二	路祭·····	(176)
二十三	旧梦难圆·····	(185)
二十四	喜获金耗子·····	(192)
二十五	飞来之祸·····	(197)
二十六	穷途潦倒·····	(204)
二十七	玉焚心碎·····	(211)
二十八	盗墓移坟·····	(221)
二十九	祖坟生辉·····	(229)
三十	好似金针刺牡丹·····	(237)
三十一	坠入赌坑·····	(245)
三十二	赌坑难填·····	(255)
三十三	卖房赎妻·····	(263)
三十四	鸡飞蛋打·····	(269)
三十五	破罐子破摔·····	(277)
三十六	穷急生疯·····	(282)
三十七	误入妓院·····	(288)
三十八	梦生歹心·····	(294)
三十九	一见契约心如焚·····	(301)
四十	智探鴉儿·····	(307)
四十一	妓院酷刑·····	(314)
四十二	管仲庙内·····	(321)
四十三	义救金心·····	(329)
四十四	生活的回归·····	(335)
四十五	爱的河流·····	(341)
四十六	枯木逢春·····	(347)
四十七	引颈挂祖坟·····	(353)
四十八	太阳没有照不到的地方·····	(362)

一 血祭金马甲

那年头，在我们古都开封满城，也就是满族八旗子弟的聚居地——里城，祭金马甲要算是件大事了。

清代满族实行一种生产和军事合一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八旗。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帝从盛京——沈阳迁都北京，建立了清朝中央王朝，八旗兵30万人分布于京城内外，守卫首都。康熙年间把京城一半的兵力分驻全国九十多个重要城市和据点，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八旗兵驻防开封，其眷属亦随营定居，形成了满城，这样以来满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满城是大清帝国的产物。

满城旧址位于古都开封的北端，在今开封龙亭之后。从开封地图上看来，它的轮廓倒象一个“回”字，里边那个小口子，这是满清八旗军的驻地，也是八旗和旗人的聚居地，的确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池。

满城旗营的四周筑有一道高约三米的城墙，里城的东、西、南各建一个城门。里城城墙的北侧与开封的古城墙相邻，这里驻有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八色旗帜的一支队伍，堪称八旗军。

祭金马甲，这是满族人民的骄傲，也是八旗军的骄傲，更是善爷——金善清家中的骄傲！

那黄灿灿的金马甲，经常悬挂在金府客厅的上端，遇有祭甲时，善爷才把金马甲悬挂在里城总镇府大操场的旗杆上。

金马甲是金善清的阿爸——金开甲用鲜血换来的，也是金开

甲叱咤风云抗沙俄敌寇的写照！

这祭金马甲之举，自从清朝的同治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如今——宣统末年。每年的八月仲秋，开封满城都要举行祭金马甲的活动。

满城驻有以满、蒙两族人组织起来的三千八旗“皇兵”，七、八千名眷属，合起来有万把人。这里不仅驻有马甲、步甲、工匠和眷属，而且有城守尉、防御、佐领等大小官员，满城街道上既有衙门、马圈、班房与学堂，也有饭馆、茶肆和大烟馆。烧羊肉味，燎毛肉味与鸦片烟味不时也钻入人们的鼻孔。奇怪的是一些秦楼楚馆正对着满城的南门开着，窑姐们时常穿红戴绿光顾八旗兵营。可以说满城是一个神秘有趣的大千世界。

今年八月仲秋将到，又是祭金马甲的时刻了。只见满城里，杀猪宰羊，异常热闹。满族兄弟都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候着这一天的到来！

八月仲秋到了。这天，只见开封城守尉金善清那枣红色的脸颊上，特别精神。这位开封八旗军的最高长官，身穿圆领大襟、马蹄袖、前后开叉齐腰长的箭衣，箭衣胸前背后各绣着一头豹子。秋帽上那个蓝宝石顶子在秋日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他脚踏虎头战靴，骑着一匹蒙古彪形大马，从总镇府出来，来到满城旗营大操场——祭甲。

这位虎背熊腰，胸似铁扇的金善清，用他那双丹凤眼举目观看，只见开封城上空，天高云淡，丽日当空。在灿烂的阳光普照下，满城的大操场上，三千八旗军，排队如林。那马甲、步甲、工匠手……整齐的队形，如同一条条直线，那环刀、铁锤、洋枪、火炮、弓箭各种兵器或扛在八旗军的肩上，或持在他们的身上，十分威武！

三千官兵的队列前面，是八旗军的一面面红、黄、蓝、白等八色旗帜，旗上绣着八色彩龙迎着秋风飘扬。

开封城守尉金善清，他那双丹凤眼闪着喜悦的目光，下了战马，来到观看台上，用眼环视了一下，列队迎候他的各旗旗官：佐领、防御、骁骑校、领催等人。他于是说道：“祭甲开始！”

那眼如铜铃般的传令官，手中的红旗一扬，高声喊道：

“祭甲开始——！”顿时，三千名金盔铁甲的八旗军，金盔上的红缨凝固了，八旗军以立正的姿势一动不动，只有那八旗军铁胄铁甲上的五颜六色的缎子罩衣，随着秋风闪着红、黄、蓝、白……八色光泽！

金善清看到此处，他那枣红色脸上的丹凤眼湿润了，心中默默升起一段酸楚与骄傲：

他想，我满族的祖先在东北白山黑水地带生息繁衍，善骑射猎。男子多死在战场，打起仗来如龙似虎，猛士如云。当他想到战死的将士，不禁潸然泪下。转而又想，我金善清原来只是大清的养育兵，棒槌镇战役不久考取马甲，先后升为骁骑校、防御、佐领。阿爸死后，皇上又任命我为开封城守尉。我不能忘记皇上的恩典，不能忘记大清江山的安危。想到这里，他举目看了一下金马甲，居安思危：如今异党活动频繁，政局不稳，我要加紧操练军马，以防不测……

随着一声：“鸣炮——！”喊声，只见一队步甲炮手出列，同时点燃了二十四门大炮，“通通通……”二十四声炮响，震撼满城里里外外。人们在炮声中静观祭甲仪式。

“上祭品——”随着传令官的喊声，只见一头牛，一头猪，一只鸡和一只鸭，被赶到祭台前。四个身着红衣服的八旗兵，满脸杀气。他四人用锋利的屠刀，同时插入那牛，那猪，那鸡，那鸭的喉管。屠刀猛一拔出，四股殷红的鲜血喷了出来，直喷向金马甲，这叫“血溅马甲”。那牛，那猪，那鸡，那鸭殷红的鲜血，象股喷泉喷向金马甲时，那闪着灿灿金光的金马甲，飞上一层血雾，点点血珠，散落在金马甲上。此刻，闪闪烁烁灿黄的金马甲，给

人以红中带金色，金色中带殷红的感觉。

那四牲宰杀完毕，瞬间整牛、整猪、整鸡、整鸭，抬于旗杆之下，端放在供桌上。供桌上在燃上香火的同时，两名步甲已抬着金马甲到旗杆前。

这是一件连环锁子甲，一个个小铁环，环环相扣，扣成上衣状，重达二十余斤。由于这个连环锁子甲，每个小铁环上都镀了一层金，在阳光的照射下，金光灿灿。在灿灿金光中还能看到斑斑血痕，这是牛、猪、鸡、鸭四牲血溅的结果。这就是人们称的金马甲。

据旗人们讲，血祭金马甲预示着：出战必胜，遇事吉利。

当年八旗军都穿着铁胄甲作战，以防弓箭伤身。不过那锁子甲是纯铁做的，而这件连环锁子甲又是镀金的。更重要的是这是当年同治皇帝赐给八旗战将金开甲的。

随着传令官“升甲——”的喊声，那件金马甲已被两名步甲拴上红丝绳，悬于旗杆的半空。

接着，传来了八旗军“叭”的一声巨响，这是鹿皮战靴传来的立正声。

这时，开封城守尉金善清，他枣红色的脸膛上，丹凤眼圆睁，高鼻梁上沁出汗珠，看来他激动万分：

“阿爸，我没有忘记您的教诲，一定把您亲手交给我的开封八旗军练得如钢铁一般！今天又开始祭甲了！您就是身在阴曹地府也不妨看上一眼！”这是金善清对其死去的阿爸金开甲说的。

“宣誓！”传令官的号令，打断了金善清的沉思。他以严峻的目光，扫了一眼操场上的八旗官兵，顿时举起右手，大嘴一张，说道：

“面对金马甲宣誓！”

顿时“唰”地一声响，台上台下三千只右手举起来了。随着金善清的领誓，台上台下汇成一股巨大的宣誓声流：

“八旗子弟，出则为兵，入者为民；保卫大清，英勇善战！”这声音似铜钟如惊雷，在八旗官兵心中回荡！

他们每个人来到开封八旗军营，手还没有拿起武器，却先知道这件金马甲不平凡的来历。

今日这三千名官兵，都以双目注视着金光闪闪的金马甲，更加敬佩获得金马甲的人金善清之父亲——金开甲。

八旗军祭甲这天，正值八月仲秋。八旗军在里城操场祭甲，满族和旗人都在操场外边观看。这祭金马甲的确是满族、旗人的一件大事。一连三天满城象过年一样热闹，头天举行祭金马甲仪式之后，接着在演武厅比武；第二天，开封的官宦名人，大多要到金善清的府上贺喜；第三天，也是里城最热闹的一天，这天里城斗鸡坑要举行斗鸡比赛。

单说祭甲这天，八旗军正在“升甲”之时，八旗各营官兵宣誓已毕。在操场外边观看祭甲的八旗子弟人山人海，欢声笑语不断；人群中有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八旗子弟，也有穿着马蹄袖满族服装，准备投考马甲的满族青年。操场外边的看台上，也有穿着丝绒布衫，外罩小坎肩，下穿彩裙，脚踏盆底鞋的满族女子和身着各色锦缎旗袍的满族丽人。

当金马甲刚悬在旗杆的半空，忽听观看祭甲的人群中有一八旗子弟高声叫道：

“好呀！金马甲！”众人回首看那八旗子弟时，只见他矫健的身上穿着马蹄袖的开襟袍褂，贴身合体，弓箭在身，英姿飒爽，棕红色的脸膛上，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十分传神。他足蹬鹿皮战靴，稳如泰山，身后粗壮的辫子，甩在腿肚以下，辫梢上那锁线链有个玉石坠子，坠子上吊着一绺彩色丝线，如同彩蝶，随风飞舞，看上去他果然是位英俊青年。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三等辅国将军之子郎宝石。

那三等辅国将军郎康泰之子郎宝石“好呀！金马甲！”话音刚

一落地，却引起另一位满族青年的回声：“好一条大辫子！”那个朝代讲究辫子的粗、黑、长，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美！和郎宝石答话的青年是开封城守尉金善清之子金银山。郎宝石见有人夸他粗、黑、长的发辫，他对那人打量之后只微微一笑，报以回答。

他却举目凝视金银山身边的一位美女：苗条的身姿，漫长的小脸，一张菱角似的小嘴，高高的鼻梁上，嵌有一双杏眼。她上穿粉红锦缎长衫，酥胸微露；下着湖绿锦绣罗裙，亭亭玉立。百看不厌，美不胜收！她是开封城守尉金善清的千金小姐，名叫金心。

那金心一双秋水般明澈的杏眼，也含情凝视郎宝石的相貌，一时郎宝石与金心四目相对。片刻之间，金心却含羞地急忙低下头来。她扪心自问：“这位对金马甲称赞不已，相貌又如此英俊的青年，他是谁家的子弟？”

凭着少女的敏感，金心知道那位青年爱上了她。一时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笑得很美，很甜。金心这一丝表露却被郎宝石尽收眼底。他感情的缰绳收拢不住了，跨步上前正想与那女子行满族“抱腰接面”大礼的当儿，只见一位佣人挺直腰杆，挤进人群，来到金银山与金心的面前，禀道：

“银爷、小姐，金大人命您二位速速回府迎接贺喜的客人！”

金银山、金心听到阿哈金狗儿的禀报，点头应允。金银山急忙用他那健壮的身体，瞪着小眼，开出一条人行通道，让妹妹金心出了人海。金银山骑了一匹快马，金心姑娘乘坐一顶小轿，欲回里城金府。

金心正在乘坐二抬小轿欲要起程时，只见她用一双纤细的玉指，撩开轿窗一条缝儿，用那双杏眼偷偷地看郎宝石时，郎宝石也急步挤出人群，接近小轿，一时四目凝视，双眼望穿，一缕情丝在二人心中心中飘荡！

当金心的小轿启动时，郎宝石痴情的大眼，目送金心良久。郎

宝石一直让小轿离开操场好远好远，小轿已不见踪影，郎宝石还柔情似水般的俯首张望。心中的爱河泛起涟漪，转瞬之间，胸中又升起一丝愁肠：

“这如花似玉的女子，是哪家的小姐？”郎宝石也无心再看祭甲活动，他无力的双脚，慢慢地往家走去，一位丽人，牵动着她一颗痴情的心儿！

当时，满城是八旗两蒙古，十旗兵马。五十条街。房屋一律座北朝南，每个旗的街道排列和住宅都是四方形。每个马甲、步甲都有一个独院，三间房，共占地一点四亩。“木及格”（各旗办事员）的待遇同马甲相近。

官居开封城守尉的金善清，衙门设在满城总镇府，金府座落在满城正黄旗街。金府占地十亩，三节深宅大院，分北屋上房，东、西两侧厢房和后花园。

金银山与金心刚一回到金府，踏进上房北屋，只见阿爸金善清与阿妈，已把祭过的金马甲接进金府，悬于上房北墙的神龛之上。阿爸与阿妈正在西炕墙上的“祖宗板子”也就是祖宗牌位，燃上三柱香，摆上供品，磕了三个头，说道：“托祖宗的洪福，使金门之后，光宗耀祖，受皇上恩赐金马甲。”刚刚祭毕祖先的金善清夫妇，见到儿女进了房门。金善清的脸上挂着喜悦之色，丹凤眼中流露着欣喜之情，心想我有这一双金童玉女，金府一定兴旺发达。于是，他开口说道：

“你二人快去祭一下祖先，让祖先保佑银山前途无量，让祖先保佑金心婚姻美满！”

“是，阿爸！”金银山、金心同声应允父亲的旨意。于是，金银山给祖宗牌位，燃上三柱香，兄妹双双下跪，各自向祖先磕了三个头，各表心愿。

金银山那圆胖脸上，小眼一眨，带着赤诚之意说道：“托祖先的洪福，保佑我前途无量！”

金心杏眼含羞，酥胸微起，激动地低声说道：“托祖先的洪福，保佑我……我婚事如意！”说罢，她那雪白的瓜子脸上，飞上两朵桃云。

金心的阿妈看到十六岁的女儿祭祖时酥胸微起，两眼含羞，顿时，她犹如明月升心头。心想窈窕秀丽、花容月貌的女儿，婚事一定会完美如愿，想到这里金心的阿妈会心地笑了。女儿如今犹如秋后的桃子——熟了，是该选摘桃的人儿了。自己未成婚时，不是一提婚事儿也粉脸潮红吗！？这是少女的心声啊！

正在这时，忽听管家王万一一声禀报：

“善爷，提前来贺喜的客人到了！”那年头，满族十分讲究称呼，一般不称姓，只能取名字的头一个字，下边加上个爷字。金善清，只能称善爷。

善爷说道：“里边请！”只见各旗的最高长官佐领，一一提前到达。他们除了向城守尉金善清“打千”施礼外，各自带上了贺喜的礼品。佐领们奉献的礼品又多来自民间收藏的精品珍奇，如：汉玉寿星、赤金罗汉、嵌金如意、白玉冰盘、玉雕骏马、玲珑宝塔、龙眼珍珠、夜明珠和名画墨宝……金善清看着这些礼品，喜上眉梢。

末了正黄旗的佐领达而强，顺手从衣兜里掏出四只金耗子，“叭”地一声摆在紫檀木炕桌上，一时众人皆惊。善爷眼睛一亮乐悠悠地拿起一只金耗子端详一阵说道：

“这金耗子手饰匠打得尖嘴、豆眼、卷尾巴、长胡须，看起来真象耗子！”众佐领随声附和地说道：“真象耗子！”“真象耗子！”转瞬间，他对管家王万一说道：

“摆宴！”

“噫！”王管家答应着。接着，又是一群贺喜的人到来，他们是：北京驻开封八旗长官郎康泰，北京八旗副都统阮世杰之四子——阮四少爷，佟家当铺掌柜佟二，高丽烟馆经理金大牙……

郎康泰的提前到来，使金善清的精神为之一振，他想那郎康泰乃是京官，三等辅国将军，今日也来贺喜，真是喜上加喜。金善清忙给郎康泰让到首桌的上座，说：

“康爷，上座请！”

“多谢了！”郎康泰答道。郎康泰刚一坐定，阮四少爷铜盘似的圆脸，满脸堆笑，拱手说道：

“向善爷贺喜！”接着佟二、金大牙也随声附和：“向善爷贺喜！”瞬间，阮四少爷也呈上三人的礼单：“绿宝石烟嘴大烟枪两支；中锭银元宝拾锭。”这银元宝分三等：大锭银元宝五十两重；中锭银元宝十两重；小锭元宝为三两重。

善爷接过礼单，笑着说道：“又叫三位破费了！”阮四少爷乐呵呵地说道：“善爷，你我都是官宦之家，何必客气呢？”说着，金大牙、佟二又说道：“祭甲的大喜日子，值得庆贺呀！”

说着，金善清把阮四少爷、金大牙、佟二让入宴席。今天善爷的家宴十分讲究，一水的满菜。先是荤宴“八八”的席面，八个盘菜，八个碗菜。诸如：烤全猪、炖羊羔、苏造肉、汤丸肉、蒸烧肥鸡、坛子牛肉、燎毛肉、清炖鹿鞭……两道汤：一道飞龙汤，一道鱿鱼汤。

众宾客酒足饭饱之后，又上了水果席。满族水果席讲究“四干、四鲜、四蘸”。

“四干”即核桃仁、桂圆干、椰干、葡萄干。“四鲜”：鲜桔、香蕉、青果、苹果。“四蘸”：山楂蘸、核桃蘸、花生蘸、杏仁蘸。

宴席下来，已是斜阳衔山时刻了，绯红的彩霞，已经映在金府的主房、东西厢房、后花园和动物棚……那细狗、那兔虎、那虫鱼、那花草在彩霞的折射下，金翠华彩，斑驳陆离，满城金府充满生机！

金善清刚送走男宾客，只见郎康泰，两眼含泪，呵欠连连。金善清知道这是郎大人的大烟瘾发作了。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英法诸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时至今日，当官的，从戎的，为商的，好多人染此恶习，吸大烟成了这些人的嗜好。

金善清忙把郎康泰让到红木烟榻上，问道：“康爷，你是抽冰土、云土还是广土呢？”（大烟品种），东北的烟土，称“冰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

“抽云土吧，那烟劲大！”郎康泰躺在烟榻上，噙着玉石嘴的大烟枪，一连抽了三个烟泡。顿时，他眯缝着眼，一阵舒坦。接着，他品了一口金府丫鬟彩凤送来的龙井香茶，吃着削好的雪梨，转瞬他眉开眼笑道：“这大烟真是好东西！”

这时，只见送女宾客的金心姑娘，穿堂而过。正在烟榻上躺着的郎康泰那双肿泡眼睁大了，而且睁得圆圆的，直勾勾地盯着金心：

“善爷，刚才那位送宾客的女子她是何人？”

“康爷，那正是小女金心！”

“想不到善爷家有这样一位容貌绝美的女子，真是您的福分。”郎康泰那双肿泡眼一眨说道：

“我身边尚有一子，何不叫他们成双成对？”这位开封城守尉金善清，听后那双眼珠一转，“啊”了一声，说道：“好，好！”心中既喜又忧。喜的是能与京官，三等辅国将军的儿子攀亲；忧的是不知小女看中看不中郎康泰的儿子。

郎康泰看透了金善清的心思，于是说道：

“你我愿意，不如咱们的儿女愿意！”他扫了金善清一眼，又说道：“这样吧！后天在斗鸡场让咱们的儿女自己相亲如何？”

“好，好，一切听大人的安排！”金善清说道。

二 斗鸡场相亲

祭甲第三天，是满城最热闹的一天。这天，八旗军中除担任军务和警戒的马甲、步甲外，大多数人是可以歇息的。他们可以到斗鸡场看斗鸡，到大街上看玩艺……

当时全国斗鸡河南最多，而河南则以开封为最盛。斗鸡，也叫咬鸡、边鸡、军鸡和英雄鸡。斗鸡品色如青、紫、皂色的为上品，白色丽腰、芦花和柿黄色的为下品。而优良斗鸡多是长脸刺、细眼皮、水白眼、粗嘴根。除喂养讲究外，训练方法也颇多，如撵、遛、跳、盘、抄、拉、推等。斗鸡养之有素，斗技战术亦颇多，如掐冠扞腿、海下腿、脑后腿、斜腿和串裆等。

再说斗鸡坑，所谓斗鸡坑，乃是一个圆坑，从下而上，周围有数十层的梯形看台，四周看台能坐几百人，远看好似一个球场。

清末，开封斗鸡的举行多在正月初二或二月初二，这个时节举行斗鸡，称为“冷坑斗”。为了纪念祭甲，八月仲秋也举行斗鸡。举行斗鸡的时节，非常热闹，除了主持斗鸡的“鸡头”和斗鸡主参加外，满城的王公贵族、满族旗人、平民百姓、大姑娘、小媳妇也想看个稀罕，瞅个新鲜。斗鸡坑除了观众，做小买卖的非常多，开封的风味小吃也云集斗鸡场，斗鸡场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如同赶庙会一样热闹。

这天，金心姑娘正在西厢房梳洗打扮，准备随哥哥金银山一块儿去看斗鸡比赛。金夫人面带笑容，姗姗而来。她一进西厢房，看到女儿金心已打扮就绪。只见她身穿藕色牡丹花锦缎旗袍，脚踏粉红色锦缎绣花元宝底鞋，一双玉镯套在手上。金心粉脸含春，

杏眼传神，细白的脖颈上挂着一串绿宝石项链，正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自我端详。

“哟！谁家的姑娘如此俊俏！”金心的阿妈赞美地说道。金心看到阿妈的到来，顿时两颊飞上一片桃红。

“妈呀！看你！”说着，金心那风摆杨柳一般纤细的腰投向阿妈的怀抱。

母女二人亲热一阵之后，金心妈说道：

“金心，我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阿妈，什么喜事？”金心含羞地问道。她以为是前天在里城看祭甲时，那位目送她进入轿帘的少爷来提亲。金夫人满脸堆笑，就不开口。顿时，金心那瓜子脸上呈现笑容，柳眉一扬又催促地说道：

“什么喜事？阿妈快说呀！”

“前天，康爷来咱金府贺喜，傍晚他在抽烟的当儿，恰巧你送客穿堂而过，康爷见你长得如花似玉，非常满意，特意为其子郎宝石提亲！今日要在斗鸡坑相亲！”

金心听到这里，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扬起的柳眉又紧紧锁住。

金夫人见到此情惊诧地问道：“女儿这是为何？”金心小嘴一撅半天不语。金夫人忙解释：

“那康爷，就是驻在开封总镇府的京官三等辅国将军郎康泰，你阿爸任开封城守尉，康爷任三等辅国将军，一个是金府的千金小姐，一个是将军府的少爷，这倒也门当户对！”

金心听了阿妈的叙述，仍然是愁眉紧锁，含丹的小嘴紧闭，一言不发，好象另有心事。金夫人对金心宽慰地说道：

“金心，婚姻大事按咱祖上的规矩，应该由父母作主，哥嫂相亲。只因你从小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你阿爸与我对你都视为掌上明珠，所以今日才叫你到斗鸡场相亲。中与不中，看看不妨。”

金心看到阿妈对自己如此体贴，也就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阿妈，前天我在满城大操场正看祭甲时，迎面来了一位少爷，他直盯盯地看着我打轿回府……我看他对我有意，我对他也有情……”

金心讲到此处，那杏眼一闪，偷看阿妈一眼。见阿妈的神态自若，满脸带笑，问道：“你可知，他是谁家的少爷？！”

“这倒不知！”金心说罢，阿妈悄声说道：“金心，去斗鸡场看看吧！你相中了郎宝石，阿妈再对你阿爸说，如若看中不中，我叫管家再打听你在满城大操场见到的那位少爷也不迟呀！”

金夫人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挂金心项链，说道：“女儿，把你那挂绿宝石项链去掉，换上这金心项链。”说着，套在女儿的脖子上。又嘱咐道：

“金心，记住康爷的儿子叫郎宝石；他身着旗人服装，右手拿着莲花玉如意为相亲的标记……”

她们母女正在安排之际，只见金府丫鬟彩凤象一股疾风进了厢房，禀道：

“夫人，二抬小轿已在大门前等候，请小姐起乘！”

“金心，那你就走吧！”金夫人又转脸对丫鬟彩凤说道：“要小心伺候小姐！”

丫鬟彩凤丹凤眼一眨，应道：“喳！”

金心来到位于满城北东侧斗鸡场前，下了二抬小轿，由彩凤作陪姗姗来到斗鸡场里，只见满城斗鸡场，里三层外三层黑压压的一片，站满了观看斗鸡的人。金心也看到伴随而来的开封风味小吃。

金心姑娘杏眼圆睁，从身着旗装，拖着长辫子的八旗子弟中，寻找着右手拿着莲花如玉意的相亲人。可是她左瞅右看，除了一个个人头在攒动外，并没有见到右手拿莲花玉如意的人。一时，她闷闷不乐，杏眼里流露出酸楚之意。她对丫鬟彩凤说道：

“咱们回府吧！”彩凤丹凤眼一眨，宽慰地说道：“小姐，你不

必过急，咱先去看斗鸡，那位相亲的少爷可能正在看斗鸡呢！”

正在这时，金心看到斗鸡场人头又一阵攒动。只见“鸡头”关明月，“鸡主”阮四少爷和哥哥金银山，管帐先生，以及阮府、金府的“鸡把式”一大群人，带着各自的斗鸡进了斗鸡坑。以往用以观赏和玩乐的斗鸡，现在变成了赌博的工具。长挑身材的关明月，以“鸡头”的身份介绍说：

“开封斗鸡，以‘罩’分派，今天是西头派和北头派的斗鸡相争。”所谓“罩”就是同一伙人，喂同一血统的鸡。

“各派之鸡，各有所长。西头的斗鸡长相细腻，体躯灵巧；北头满城的斗鸡，骨骼坚实，出击有力”。

关明月讲罢，肥头大耳，腰圆膀宽的阮四少爷满脸堆笑，身后跟一班当差的。他在必胜的姿态步入斗鸡坑，再加上他那只青色白尾的“乌云盖雪”的斗鸡，胸前带一红色飘带，上写“英雄鸡”更是显得威风！

金银山身后也跟着佣人金狗儿。只见金狗儿铁塔似的体魄，棕红色的脸膛，一双乌黑的眸子，机警地观察着斗鸡场的前前后后。人们以极大的兴趣看着他怀里抱着的那只黑里带黄，黄嘴、黄腿、黄尾巴，名叫“木头疙瘩”的丽腰斗鸡。

金狗儿本是金府的佣人，他擅长喂养斗鸡，今天又当了“鸡把式”。

“鸡头”关明月举目观看，只见斗鸡坑黑压压地站了一片观看斗鸡的人，又看到鸡主阮四少爷与金银山都来到斗鸡场。关明月清瘦的脸上，显得十分严肃。他清理了一下嗓子喊道：

“看斗鸡的朋友，中间不能吭声，不能鼓掌！”接着对鸡主说道：

“搬眼！”阮四少爷的斗鸡“乌云盖雪”由“鸡把式”任意放在地上，金银山凭自己的眼力观察对方斗鸡的体重、高低、大小、年龄等；阮四少爷也以自己的经验观察金银山的“木头疙瘩”的